

亲民举措呢。

一个节能环保、简便易行、花费不大的小小举措,也许就能给我们这座大都市增添不少的
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我忽然想起了地铁站的地面出口,为乘客遮阳挡雨统一加盖顶棚的事。要是在地铁站原有下行通道台阶的右侧,辟出适当宽度,稍作改造,建成坡道,便于乘客的行李搬运,岂不美哉?如果下行通道较长,则可分段设置,以利安全。一个节能环保、简便易行、花费不大的小小举措,也许就能给我们这座大都市增添不少的

辟设一道斜坡如何

张高炜

我想,上海地铁站每天来自五湖四海或如我们这样的乘客不知有多少,这样的困境,遇到的必然不少。尽管上海地铁站大多没有无障碍电梯,但数量有限,不少寻找不易;有的平时是关闭的,据说要通

过「呼叫」求助,工作人员方能前来帮忙。而地铁站下行没有自动扶梯的情况也广泛存在。我特地做过一番实地调查:人民广场站一号线无下行自动扶梯,而近二十个出口,只有五、十六号出口有无障碍电梯;八号线大世界站、老西门站无下行自动扶梯,后者八个出口只有五号出口有无障碍电梯;而八号线、九号线的陆家浜路站则下行自动扶梯和无障碍电梯全无。



近日,我们老两口从浦东机场接留学的女儿乘地铁回家,在陆家浜路出站。所带行李并不算多,总共一个拉杆箱,一只旅行包。然而,已近古稀,年老体弱的我俩,面对几十级深邃、陡峭的下行台阶,手足无措。我急中生智,采用「蚂蚁搬家」的笨办法,我和女儿两人搬着拉杆箱,一级一级往下挪,再回来搬旅行包。



快意生活

龚伟明

有一段日子,丈人住我家。白天夫人都上班,老人家闲不住,喜欢下楼转,找点自己以为有用的东西。有一次,他在大门口叫人装修丢弃的涂料桶上的钢丝拉手拆下,用榔头、老虎钳敲打打弄成几根S形钩子。“老伯伯,你做的真好咯,能给我一根吗?”这是丈人吃晚饭时讲给我们听的,丈人呷一口酒,笑眯眯地说,我80多岁了,拗出来的钩子还有人要去,这不是价值是啥呢?平时见他拿捡来的东西回家,女儿就埋怨。听了这话我们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这种“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的快乐,生活中随处可遇。

前几年,我们小区物业在靠四平路的一个出入口设置了一道电子铁门,限制了盲流。很多时候,刷卡的人听到后面有脚步声,住门等着,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,大家相继而出,后到的一声“谢谢”,等着的一声“没关系”或“不客气”,彼此脸上瞬间闪出笑容,看似微不足道的几秒等待,却让快意停留在心间。

我在外地工作,双休日回到上海,妻子总要讲点事给我听。她说一天到菜场买菜,卖肉的大块头说进了黑毛猪肉,要她买点回去。妻子掏出钱包,说钱不够,不买了。大块头说你先拿回去吧。妻子戏谑说要是忘记还了,怎么办?大块头回答就这点钱,你不会发财,我不会穷倒。大块头这种营销方式,完全基于信任。妻子说第二天就去菜场把钱还了,否则难为情煞的。

七夕会 旅行印痕

上中学时,曾读过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《鸿门宴》,记忆犹新。金秋,我来到西安临潼,发现鸿门宴遗址就在附近。我叫了辆出租车,约行二十分钟,就到了临潼新丰。

鸿门,在临潼东北方向的新丰镇鸿门堡村,因雨水冲刷,形似鸿沟,北端出口处如门,故称鸿门。正面是一座城堡,正门上刻有“项王营”三字,筑有城墙。右侧是一个圆形拱门,两侧有一书联:“楚霸王刀光剑影鸿门设宴;汉高祖绝地逢生千古留名。”

站在项王营城门前,向前眺望,中间的道路,像是一条深沟,两侧的土堆,像刀劈斧砍的绝壁屹立着,俨然是一扇大门。我问路边的一位老汉:“这就是史书

清华园的爬山虎

明 旻

清华园外可租自行车,以这种方式游览,最有学生气息。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林荫道骑着自行车,身边是三三两两的学子,或谈笑风生,或抱书而行,意气奋发,风华正茂。校内多老式红砖建筑,自行车的影子打在墙上,紧闭的玻璃窗很久没开了,爬满了爬山虎,顶部的爬山虎尚且油绿繁茂,郁郁葱葱地青春着,根部的老枝只剩几片深红的寒叶,枯萎稀疏落落挂在上,玻璃窗上残缺一,照出远处凋零的树木。爬山虎是很适合学校的,青葱时候是梳麻花辫,穿百褶裙姑娘的清新气息,苍老时候有一种耐得住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寂寞。

我想起大学宿舍外满墙的爬山虎,除去几扇常开的窗,整幢楼都是绿色的,初夏时节,一根根嫩绿的枝条窗帘般垂挂下来,有风的日子,和晾着的白衬衫一起,慢悠悠地晃荡着,晃荡在回不去的记忆里。

骑着骑着,金黄的太阳变成一个火红的圆,慢慢西沉,沉在北方苍翠沉稳的树林里。那是北方才有的落日,不瑰丽、不美艳,但有一种慑人的力量。



通宵打家具

赵全国

阿海有点三脚猫的木工手艺,来到了盛产木材的山村插队,真的大有作为了。

过年探亲前,上海的老同学央他打几件家具。他为人四海,一口答应。忙碌到最后几天,他焦急地说,家具实在难以如期完成,不可能让哥们失望,只能打夜工了。我们为他的热肠子感动。彻夜点煤油灯太花钱,还是燃松脂实惠,他花了半天人工进山砍了一担饱含油脂的松木,又将它劈成

鸿门古村寻迹

方兴坤

其逃脱有了转机。经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,最终项羽反而被刘邦大军困于垓下,逼至乌江自刎。对项羽最后的败亡,世人多为其叹息、惋惜。认为项羽没有当机立断,一时心软,放走了刘邦,给了他喘息机会。但刘邦最终取胜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了民心。他率先攻入秦都咸阳城后,与民约法三章,取信于民。人民拥戴是政权存在的根基。而项羽,在巨鹿之战后,坑杀二十万秦军战俘。进入咸阳,又进行烧、杀、抢、掠,已丧失民心。性格决定命运。即使项羽鸿门一宴杀了刘邦,按他的个性及处事方式,也难以赢得江山,坐稳江山。直到乌江自刎前,他才醒悟无颜见江东父老,但已晚矣!正如古人所言:四百年汉欲开基,项庄一剑何须舞。殊不知人心去暴秦,天意归明主。

农贸市场很大、很嘈杂,但我总能在偌大嘈杂的农贸市场细细辨听出这一缕清晰的音乐旋律——一个青翠欲滴的摊位上一个形貌粗犷的汉子,正随着音乐的旋律在舞蹈着。

这是我半年前在这家农贸市场发现的一道风景。

那日午后,农贸市场的喧嚣稍趋平静,我随意浏览着、顺便挑选购买些蔬菜,当走近一排蔬菜摊点,被一阵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旋律所吸引,循声看去,但见一个浓眉大眼、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正在其逼仄的摊位合着音乐的节奏舞蹈着,细一看,虽然其面前和身后都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蔬菜,但零乱狭小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手舞足蹈,尽管幅度收敛,但动作与旋律节奏的配合还相当协调,还透出几许的美感。我驻足欣赏了会儿,便毫不犹豫作成了他的生意,买了他的菠菜和萝卜。也许这是心理作用,他的菠菜和萝卜竟然格外地新鲜,菠菜叶子滴翠,根部鲜红,便如俗称的“红嘴绿鹦哥”,极显生动;萝卜是俗称的“一点红”品种,白里透红,犹孩儿粉嫩的脸蛋搽上一滩胭脂,煞是标致。我遐想着,这些菠菜啊萝卜啊肯定比其他摊点的同类要幸福得多,因为一直沉浸在它们主人的音乐舞蹈世界,焉能不强活美丽着呢?

舞蹈的菜农

吴翼民

好有意思哩,天天跟城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,多么长见识,不知不觉就沾染到了城里人的气息呢,如城里人的谈吐、城里人的走路姿势、城里人对他的友善态度,就说眼下他在市场上舞蹈吧,就是从城里大妈广场舞那里学来的。于是就买了架小音响设备,在地头劳作时播放,在浇菜施肥或采摘收获的间隙就活络活络筋骨,说来也怪,跳一支舞曲再劳作,愣是心境开朗了许多,筋骨轻松了许多;在地头播放跳舞嫌不过瘾,就移到了农贸市场,即使摊位的地儿很狭窄,他照常可以伸胳膊展腿的,真觉得美滋滋的开心,但有个原则,以不影响别人做生意为上,当然,他自个儿也变得手勤脚快、生意较前做得顺溜许多。

我听辨之,他的音响确在可控的范围,是时下流行的《小苹果》的曲调,不会影响左邻右舍的生意,相反凭着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他粗犷形态却尚显美感的舞蹈,倒是能吸引不少人光顾哩,自然,左邻右舍也沾染了人气,对他的舞蹈不但加干涉,甚至还小有赞许。譬如说我,就先在一片嘈杂中为美妙的音乐所吸引,继而又瞅见了一个形貌骠悍的汉子却跳着欢快活泼的舞蹈,就发生了兴趣,就身不由己走近了他的摊位,进而作出了他的生意。

由此联想起周围中常有人抱怨自己的处境这也不好那也不好,把日子过得得郁闷无聊,何不调整好心态,将每一天过得快快乐活呢?

名作家的画

俞昌基

我从小到大都爱文学,也爱绘画,所以对作家的画一直颇感兴趣。近读张新颖教授的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,只见封面和开篇几页都是沈老上世纪50年代画的外白渡桥。这些速写尽管未必有高超的画技,却视角独特、构图大胆,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老外滩的风俗画。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传记,说沈老在30年代新婚燕尔,去故乡湘西凤凰探望老母,在一个多月的旅途中,他给爱妻张兆和写了数十封家信,并附有十几幅速写,来叙述旅途所见,表达思念之情。

其他名作家如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,张爱玲为自己或他人的小说画插图,勾画民国的市井女子,闻一多是我国现代书刊装帧史上的一位开拓者(他曾经是某美术学院的高材生)。而丰子恺既是散文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,更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开山大师;朱自清还赞叹说“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”……这些都让我叹为观止。在当代作家中,爱画画的似乎更多,北京还有一个中国作家书画院呢!值得大书一笔的是“伤痕文学”和“文化反思小说”的代表作家冯骥才。他的水墨画墨色酣畅,视角独特,画风多样,在画坛上颇有名气。大冯还多次举办公益画展,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筹集资金。

我曾看到过俄国诗人纪念大诗人普希金诞生200周年而发行的一套邮票,上面都是诗人用鹅毛笔画的自画像和倩女美姿;从肖像看,他还是个侧面控呢!再如泰戈尔、安徒生、卡夫卡、纪伯伦等人都擅长绘画,有的还画风如文风。最了不起的要算法国大文豪雨果,一生创作了三千多幅油画和水彩画等,连毕加索看了也赞叹不已!我看他的风景画既有古典主义的凝重,又有印象派的灵动,确实有深厚的艺术功底。

名作家画画的“跨界”、“两栖”现象是不难解释的。中国古代就有“文人画”之说。唐宋以来的不少诗人文豪都兼具琴棋书画的艺技,苏轼擅长文、词、画、书,还确立了文人画的理论体系,最有名的评论如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“细看中外名家的画作,其风格往往不同于专业的画师,他们更多的是随心所欲,信手拈来,注重抒发“性灵”或者说情感的寄托。像沈从文给爱妻写信描述湘西美景,却又感到文字的表现力有限,于是就挥笔画景,遥寄思恋之情。可见画首先发乎于情。

文豪诗人人画画也离不开艺术熏陶与小环境的影响。鲁迅、沈从文等人都酷爱收藏,饱览,深究了大量的画迹;而雨果、泰戈尔经常与画家交友,纵横交谈:于是耳濡目染,班门弄斧,名作家们自然也就能够挥笔作画了。固然,文学与美术是两个不同的门类,一位外国美学家如斯说:“语言是文学的材料,就像石头和铜是雕刻的材料,颜色是绘画的材料或声音是音乐的材料一样”;尽管材料不同,可是在发挥想象力、独用匠心、借助艺术形象来抒情言志等方面,文学与美术还是有不少相似相通之处的。加之大作家的天赋聪颖,悟性极强,当然就会有佳作美图流传于世了。

今宵打谜

陈汉臣 减肥成功 (四字新闻用语) 昨日谜面:乡音不改鬓毛衰 (四字症状) 谜底:声带老化